

# 台灣2024年大選： 社會運動角度的觀察

何明修

台灣大選在2024年1月13日舉行，已經執政八年的民主進步黨擊敗了分裂的在野陣營，創下自從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以來首度的三連任。民進黨的賴清德獲得近559萬票(40%)，中國國民黨的侯友宜則取得467萬票(33.5%)，台灣民眾黨的柯文哲得到369萬票(26.5%)。在上次大選中，香港「反修例運動」掀起強大的「抗中保台」風潮，蔡英文席捲了中間選民與青年選民，拿下前所未有的817萬票(57.1%)。很明顯，四年前的氣勢不復存在，民進黨只能勉強守住基本盤，其流失的選票大部分倒向了首度參選的柯文哲。在國民黨方面，缺乏個人魅力的侯友宜也無法複製四年前的「韓流」風潮，韓國瑜在2020年取得了552萬票(38.6%)。

民進黨保住了執政權，但是卻喪失了立法院的多數，席次從原先的61席下滑到51席；國民黨則是從原先的38席躍升為52席，另外還有2席無黨籍立法委員傾向藍營。儘管如此，國民黨也仍沒有取得單獨過半所需要的57席。民眾黨從上屆的5席增長為8席，成為了足以左右政局的關鍵少數，能夠決定未來立法院長的寶座。倘若選後出現了「藍白合」，5月即將就職的賴清德有可能面臨「朝小野大」的少數政府處境，施政上難有所發揮。

隨着國際地緣政治的衝突加劇，台灣大選備受國際關注，一個常見的解讀視角即是，台灣人民到底要在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中選擇哪一邊？舉例而言，在選舉結果揭曉之後，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首篇報導文章即以〈北京的挫敗〉(“In a Setback for Beijing”)為標題，而《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文章則直接點出賴清德是「中國認為的危險選擇」。這樣簡化的觀察有可能導致盲點，因為就算國民黨的候選人當選，這也不代表台灣人決定選擇「親中」，並且疏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兩岸政策向來是台灣藍綠陣營激烈交鋒的議題。民進黨堅持台灣的主權與國際地位，要求以對等的方式與對岸協商，而國民黨則認為必須接受「九二

共識」才能確保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表面上看來，是否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是無可化解的統一或獨立之根本對立，但是實際上，兩黨的差距卻比想像中小許多。民進黨的執政沒有將實質的獨立推向法理層次，過去馬英九時期的國民黨政府也無法與對岸進行政治談判。中國當然希望國民黨能取得執政地位，這次「介選」手段也層出不窮，包括招待地方民眾參訪、發布假新聞等。不過即便如此，國民黨的官方立場仍是「親美和中」，主張強化國防。理所當然，這些講法並非北京所樂意聽到的。

台灣政治不只有美中爭霸與兩岸關係的面向，從1987年解除戒嚴令以來，台灣一直有個朝氣蓬勃的公民社會，各項倡議主張也進入了主流的政治議程，甚至成為不同政黨競逐的焦點。在蔡英文任內，原住民傳統領域、同性婚姻、工時改革、能源轉型等社會運動相關的議題，也浮現成為眾所關注的政治爭議。這篇文章將回顧核能發電、死刑存廢、「太陽花運動」等在2024年大選中所浮現的社會運動議題，最後將討論運動型政黨在台灣的未來前景。

## 一 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在台灣一向是藍綠政黨爭論已久的議題，其中爭議的焦點就圍繞着第四核能發電廠(核四)。核四最早在1980年開始規劃，1985年暫緩，1992年預算解凍，1999年正式動工。在民進黨首度執政之後，核四曾經在2000年停工百日，導致激烈的朝野對立，後來才復工。2011年，日本福島核



隨着國際地緣政治的衝突加劇，台灣大選備受國際關注。(圖片由林毅忠提供)

災掀起台灣新一波反核浪潮，執政的國民黨在2014年被迫下令停工、存封核四。民進黨在2016年再度執政，停建核四看似已經不可逆轉，原先購置的燃料棒也陸續運回美國。與此同時，第一核能發電廠（核一）與第二核能發電廠（核二）的四座反應爐也分別在2018、2019、2021、2023年完成除役。因此，當台灣人民在2024年投票時，實際上運作的只有第三核能發電廠（核三）的兩座機組，而且商轉執照將分別在2024年7月與2025年5月到期。

核能發電在台灣發展面臨各種阻力，日益萎縮。在2022年，核能只佔全台發電量的8%，已經被再生能源發電所超越。不過，儘管這一比例不高，但是核能發電所吸引的政治關注卻是不成比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於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台灣出現了一股強大的擁核運動。在一項2018年舉行的公投中，59.5%的民眾贊成廢除「核能發電設備應於2025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之條文（投票率為54.8%），如此一來2025年「非核家園」的承諾不再具有強制性的法律效力。不過在2021年的公投中，有52.8%的民眾不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電」（投票率為41%）。

擁核運動的逆勢崛起，甚至相當程度扭轉了福島核災事件後的反核民意。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初，台灣面臨電力供應吃緊之窘境，在2017年夏天更出現了兩次無預警的大規模停電。擁核運動者抓住了這個機會，強力批評民進黨的非核家園主張是缺電的主因。擁核人士強力宣傳核能是零空污、零碳排放的選項，這對於一些關切空氣品質的民眾而言特別具有吸引力。此外，再生能源的發展也陸續引發了在地居民的反對，太陽能面板延伸到農地、魚塢、埤塘與濕地，排擠原先的承租戶，也讓保育人士擔心棲息地的流失。離岸風機需要進行水下基樁工程，有可能影響保育類魚類的洄游，扇片也會干擾候鳥的飛行。民進黨政府將天然氣發電視為橋接過渡性的能源，發電所需的接收站也引發海岸保育人士的反對。台灣邁向淨零的能源轉型是複雜的社會工程，其中幾乎每一項衝突都被擁核人士掌握與利用，引導出支持核能的結論。以往反核可以說是台灣環境團體的最大公約數，但是經歷了擁核人士的擾動，這樣的共識不復存在，甚至出現了以環境保護為由的支持核電之論述。

賴清德的能源政策大致上依循民進黨政府的既有規劃，主張「減煤、增氣、展綠」，預期在2025年實現非核家園。不過，他在競選期間曾提出「核能緊急使用」的說法，強調政府會在緊急狀態下確保供電穩定。關於新一代的核電科技，他也指出，如果能解決安全與核廢料問題，而且獲得社會支持，民進黨也不會排除。很明顯，這樣看似退讓的說法是為了化解外界的疑慮。

在選舉過程中，首先拋出核能議題的是獨立參選的郭台銘，他曾提出「一縣市一小型核電廠」的講法，並且主張核電佔比要提高到25%。侯友宜在新北市長任內，曾以技術性理由阻止核一與核二啟用乾式貯存設施，以存放用過的燃料棒。對於重啟核四的公投，他也特意保持距離，與其他國民黨政治人物明顯不同。然而，在侯友宜獲得國民黨的提名後，他的立場明顯改變，主

張「核一至核三延役、核四重啟」。柯文哲也是採取擁核的態度，主張核二與核三延役，核四總體檢，在2030年維持核電佔比10%。

民進黨的勝選促使2025年非核家園的理想更往前邁進了一步，命途多舛的核四是不太可能再復活了。不過，賴清德已經多次強調供電無虞的前提，這也使得核三是否最終能如期除役，埋下了不可知的變數。

## 二 死刑存廢爭議

在去年12月25日，新北市土城區某所國中發生殺人案件，一名有傷害前科與幫派背景的中學生以彈簧刀殘忍殺害同學，引發全台震撼。這件發生於選前三周的校園喋血事件，意外成為了投票前的熱門話題。國民黨立委候選人成立「反廢死〔廢除死刑〕正義大聯盟」，侯友宜也簽署了《反廢死實現正義公約》，並且要求其他兩組候選人也表態。侯友宜批判執政黨近八年只執行了兩件死刑判決，對於受害者及其家屬無法交代。

國民黨極力炒作死刑議題，部分原因是為了強調侯友宜的警察背景，能夠打擊犯罪，強化治安。不過，其他兩黨候選人並不願意在這個國民黨設定的議題上糾纏。柯文哲多次表示，有死刑規定，他就會執行；賴清德則指出，廢死是假議題，因為沒有候選人提出這樣的主張。賴清德更進一步將問題丟回給國民黨，因為要求嚴格限制死刑執行的聯合國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是在馬英九政府任內採納成為台灣法律。

廢死很有可能是台灣最不受歡迎的社會運動，許多民意調查都顯示，相當高比例的民眾贊成死刑。人權團體長期倡議廢死，改以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來加以取代，但是這種訴求顯然無法說服擔心自己成為犯罪受害者的民眾。在過往幾年，一旦台灣出現了聳人聽聞的命案事件，往往導致道德恐慌（moral panic），廢死團體的電話就會被憤怒的民眾「打爆」，彷彿人權運動者才是真正的殺人兇手。或許是因為傳統的報復性正義觀仍是主流民意，台灣成為少數仍維持死刑的民主政體，其他重要的例外個案包括美國與日本。

回顧過往，台灣的廢死運動曾經取得階段性的成果。在2006年，陳水扁政府決定暫緩執行死刑，這項政策一直延續到馬英九時期。然而在2010年，當時的法務部長王清峰以個人的宗教信仰為由，宣稱為這些死刑犯「下地獄也願意」，反而引發激烈的民意反彈。在她下台後，台灣又回復執行死刑，包括許多平反冤獄團體認為有明顯判決缺陷的個案。

在2016年大選時，蔡英文沒有承諾廢死，面對因為選舉而激化的反廢死聲浪，她強調許多死刑案仍在釋憲程序中，應該遵守法律的相關規定。新當選的賴清德也沒有正面回應相關訴求，反而是將責任推給了先前的國民黨政府。在過往的大選中，死刑存廢鮮少是各陣營關切的議題。不過，由於這次



意外的交鋒與政治化，台灣的廢死運動在未來可能面對更為嚴峻的前景，人權倡議人士要說服賴清德政府的困難度明顯增加。

### 三 「太陽花運動」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長達三周之久，使得馬英九力推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服貿）沒有獲得通過。在此重大政治挫敗之後，國民黨連續在2014年地方選舉與2016年中央選舉失利，促成了台灣的第三次政黨輪替。在佔領立法院初期，柯文哲曾到場表達關切，他之所以能在當年底當選台北市長，也是乘着太陽花運動所掀起的風暴。但沒有想到，柯文哲在2024年大選期間喊出重啟服貿的訴求，其動機很明顯是為了討好深藍選民，結果國民黨候選人也跟着提出相同的主張。此外，黃國昌曾是太陽花運動領袖之一，後來選擇了背棄自己建立的政黨「時代力量」（時力），加入柯文哲的民眾黨，也因此改口宣稱，當初參與運動是反對黑箱作業，而不是反對服貿。不過，黃國昌的新說法被之前的戰友嚴正駁斥，甚至還提到當初他背叛運動同志，私下密會國民黨政府高層的不堪往事。

服貿原先被認為是一個已經蓋棺論定的議題，在這次選舉中復活，算是非常意外的發展，北京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也積極叫好。曾經支持服貿、2023年擔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的李淳後來用一個鮮活的比喻回應，「過期十年、已經壞掉的雞排，就放回冷凍庫吧」。民進黨陣營也抓住這個機會，批評藍白陣營要退轉十年，違背世界潮流，將台灣鎖死在經濟下行的中國大陸。服貿開放中資服務業來台，不僅加劇許多中小企業與家庭企業所面臨的競爭，也有可能引入大量以工作名義定居的大陸人，這些擔憂都是當初支撐太陽花運動的社會基礎。事後來看，民眾黨與國民黨並沒有強力主打服貿訴求，很明顯，他們意識到這項主張無助於擴展選票，反而有可能引發反彈。

除了服貿議題以外，太陽花運動的主要領袖也在2024年立委選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賴品好、吳沛憶、曾玟學（無黨籍）、吳崢、曾柏瑜等人，都獲得民進黨的提名或支持，角逐區域立委的席次。此外，黃捷（原無黨籍，加入民進黨不久）與苗博雅（社會民主黨〔社民黨〕）雖然沒有參與太陽花運動的核心決策，但是也屬於同一批青年世代。不過，選舉結果只有吳沛憶（台北市中正區、萬華區）與黃捷（高雄市鼓山區、鹽埕區、前金區、新興區、苓雅區）順利當選，她們都承接了原先就屬於偏綠選區的席次，而在新北市汐止區角逐連任的賴品好則落敗。曾玟學（苗栗縣山線地區）、吳崢（新北市中和區）、曾柏瑜（新北市新店區）、苗博雅（台北市大安區）都是在深藍選區奮戰中落敗，他們的對手也多半是深根盤踞的地方派系或政治家族，甚至有些候選人疑似有黑道或是犯罪的背景，要勝出本來就極為困難。

儘管大部分曾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候選人沒有當選，但是他們展現了強大的動員與號召能力。曾參與廢死運動的苗博雅辯才無礙，思路清晰，勇於捍衛自己相信的價值，其表現令人激賞；她在選前的街頭演講直播，直接面對各種惡意挑釁人士，吸引了上萬人次的收看。台北市大安區是外省眷村集中的深藍選區，從2008年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以來，民進黨候選人從沒有獲勝，而苗博雅取得了44.8%的得票率，創下歷史新高。同樣地，在向來保守封閉、客家社區密布的山城苗栗，曾玟學拿下了45%的選票，也超過以往每一位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最後，承認自己是雙性戀的黃捷，是台灣立委第一位公開「出櫃」的性少數。

如果2024年的大選最終由國民黨或民眾黨獲勝，其結果有可能被視為對於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之歷史性否定，不過，這樣的翻案情節並沒有發生。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初伴隨運動所崛起的青年世代政治工作者獲得進軍中央級政治場域的機會，也首度在更大的舞台展現才能。雖然只有少數人最後順利進入立法院，但是不少落選者都證明了他們的價值，如果勝選的民進黨有足夠的智慧與眼光，應該積極培養這一群年青人，畢竟他們比一些民進黨政治人物所扶植的「綠二代」更有能力。

## 四 運動型政黨

這次立委選舉結果只有三個政黨勝出，取得席次。最明顯的輸家即是承接太陽花運動光環的時力，其政治明星王婉諭與邱顯智在新竹縣市選區落選，而在全台不分區立委的得票率僅有2.57%，離分配席次的最低門檻5%仍有一大段落差。根據台灣選舉規定，政黨補助款為每年每票新台幣50元，但前提是要得票3%以上。因此，時力不僅喪失了立委席次，未來也將不再享有政黨補助款，其政治前景堪虞。

時力曾創下了台灣的運動型政黨之奇蹟，在沒有政治人物的帶領下成功進軍立法院，帶來一股清新的青年參政風潮。時力在2016年取得5席立委（包括3席區域立委）、2020年取得3席，前兩屆的不分區立委得票率分別是6.1%與7.75%，曾一度是藍綠以外的第三大政黨。在2024年的立委選舉中，民進黨與國民黨都維持與上屆一樣的各13席不分區立委，民眾黨則由5席提升為8席，很明顯，其增加的3席即是來自於時力。時力的殞落對於許多曾寄望社會運動力量能走出一片天空、而不再依附既有政黨之人士而言，誠然是理想痛苦幻滅的時刻。不過，時力向來就有政黨定位與內部人事的問題，一直未曾獲得解決。從2016年進入立法院以來，時力為了彰顯自己不是所謂的「小綠」，特意與民進黨政府保持距離，批判民進黨的力度有時甚至遠超過國民黨。對於崛起中的柯文哲，時力也有意保持曖昧不明的關係，以期待獲得其支持者

的青睞。在時任黨主席黃國昌與其友好人士的把持下，具有基層實力的黨員如林昶佐、洪慈庸、黃捷等紛紛出走，最後連黃國昌都投靠了民眾黨。在這種情況下，時力的挫敗是不令人意外的。

然而，除了時力以外，其他運動型政黨在此次立委選舉的表現也不甚理想。台灣綠黨創立於1996年，自成立起主打生態保育與性別友善的訴求。在這次不分區立委選舉中，綠黨提名了八位女性候選人，分別訴諸跨性別權益、大麻除罪化、合作經濟等主張，的確令人眼睛一亮。不過，這次該黨只獲得0.85%的選票，遠低於其過往的表現，即2.41%（2020年）、2.53%（2016年）、1.74%（2012年）。台灣基進（基進黨）高舉台灣獨立的旗幟，源自活躍於太陽花運動的團體「基進側翼」。該黨這次只獲得0.69%的選票，與其在2020年所獲得的3.16%得票率相比，也呈現明顯的衰退。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首度參與立委選舉的「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小歐盟）是一群源自於親子共學團的家長在2017年組成的政黨，強調「小民參政」，除了原先關切的教育與兒童人權以外，也重視全民國防、性別平權、公正轉型等議題。小歐盟曾在2018與2022年參與縣市議員選舉，但是沒有獲得席次。在這次立委選舉中，小歐盟提名了十位區域立委候選人，以符合參與不分區立委選舉的資格，最後獲得0.93%的選票，其成績超過了老牌的綠黨與基進黨。

社會運動要求改變現狀，其策略不外乎是影響權力，亦或是直接取得權力，而運動型政黨則代表了後者，屬於較艱困的道路。台灣自從採取了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運動型政黨面臨不利的處境。在73席區域立委選舉中，它們的候選人很難在藍綠兩大政黨的夾殺下脫穎而出，時力之所以能在2016年取得3席區域立委，全賴民進黨的禮讓與綠營選民的支持。在34席的不分區席次中，運動型政黨也面臨了5%門檻之嚴峻挑戰。過往運動型政黨能夠吸收到一部分不滿既有的藍綠政黨之流離選票，但是如今宣稱要「打破藍綠高牆」的白色力量已經崛起，運動型政黨的空間也就大幅收縮了。曾立足於立法院的新黨、親民黨、台灣團結聯盟，幾乎都是從國民黨或民進黨所分裂出來的新政黨，都沒有試圖脫離泛藍或泛綠的標籤。相對於此，柯文哲當初聲稱自己是「墨綠」，也是靠民進黨之助，才登上台北市長的寶座；在大選期間，他積極拉攏藍營選民，曾一度答應「藍白配」。正是由於這種「忽藍忽綠」或是「可藍可綠」，民眾黨能夠吸引不滿藍綠的選民，但也將明顯擠壓運動型政黨的生存空間。

最後，運動型政黨往往呈現碎片化的狀態，儘管它們的訴求相差並不遠，甚至高度重疊，但是合作或建立聯盟卻往往是困難與罕見的。在太陽花運動之前，就有倡議第三勢力結盟的「公民組合」，但是後來卻分裂成為時力與社民黨兩股勢力。在2016年立委選舉中，綠黨與社民黨組成「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綠社盟），不過其參選過程也引發雙方的緊張與衝突，使得後續的合作不再可能。在2018年地方選舉中，綠黨、社民黨、基進黨也曾協調其縣市議員

提名人，避免在同一選區競爭。不過，上述的合作幾乎都是一次性的，也沒有帶來後續的效應。理所當然，運動型政黨本來就是訴諸小眾，但是本位主義的堅持卻是很難根除的問題，如此一來，力量分散幾乎是命定的結局。

## 五 結論：展望台灣社會運動政治的未來

外界觀察者常以統獨分歧來審視台灣的藍綠政治對立。事實上，這是一種過時而且偏離事實的視野，原因在於已經執政八年的民進黨沒有要推動獨立，企圖重返執政的國民黨也沒有喊出統一。兩黨的差異毋寧說是對於「維持現狀」的不同詮釋，民進黨認為要堅持主權與強化國防，而國民黨主張要降低兩岸對峙、消解爭議。因此，兩者至多只是方法與路徑的差異。

關於藍綠在社會政策上的差異，台灣人不習慣用歐洲的左翼與右翼，或是美國的自由派與保守派來理解，儘管如此，這種分歧仍存在於台灣的政治。承續了1970年代以降黨外運動，並且成長於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興起之時刻，民進黨的定位是中間偏左，人權、本土認同、關懷弱勢向來是其核心價值。相對於此，長期的威權統治使得國民黨帶有傳統主義、大中國思想、重秩序的色彩，可以算是中間偏右。不過，兩個主流政黨的差別並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具有相當程度的重疊。舉例而言，台灣同性婚姻的推動來自於民進黨三位女性立委（蕭美琴、鄭麗君、尤美女）的先後提案，最後則是在時任行政院長蘇貞昌任內，傾全黨力量才在立法院通過法案。民進黨當然可以有充足理由宣稱自己促成台灣的婚姻平權，創立了「亞洲第一」的光榮。不過，仔細審視2019年5月的立法院表決之戰，仍有些都會選區的國民黨立委投下了贊成票，同時也有一些保守的民進黨立委決定棄權。

在2024年大選中，關於核電、死刑、太陽花運動等爭議也大致上反映了上述的政治分歧，民進黨持自由派的立場，而國民黨則站穩了保守派的原則。未來仍有三個值得觀察的面向，首先，侯友宜在獲得國民黨提名之後，為了穩固其基本盤，其立場大幅轉向深藍，包括提名趙少康為副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為不分區立委首席。「戰鬥藍」高舉擁核、反廢死、恢復大中國思想的教育課程，這些主張是否將進一步使得國民黨右傾與保守化？其次，民進黨大量吸納了太陽花運動的青年政治工作者，有兩位已經進入立法院。這些新血是否會讓民進黨更願意接納社會運動的訴求，也是值得觀察的。最後，新崛起的民眾黨扮演了關鍵少數的角色，在未來與社會運動相關爭議上，他們又會採取何種立場，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